

成才沒有捷徑



怎樣才能成才？其實沒有什麼捷徑，大處着眼，小處着手，就足夠。奇怪的是，絕大多數的人，總是好高騖遠，從來不屑於把自己每一天手邊的小事做好，百里奚拜相之前不過是一個飼養牛馬的人，諸葛亮在劉備三顧之前也不過是一個鄉野村夫。但是，很多人「懷才不遇」的痛苦卻是一個偽命題，之所以總是「不遇」，實際的情況是，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人才，不過是一個庸才的剛愎自用和自以為是罷了。

懷才不遇的情形是常有的，比如姜子牙遇見姬昌之前不過是一個販夫走卒，百里奚拜相之前不過是一個飼養牛馬的人，諸葛亮在劉備三顧之前也不過是一個鄉野村夫。但是，很多人「懷才不遇」的痛苦卻是一個偽命題，之所以總是「不遇」，實際的情況是，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人才，不過是一個庸才的剛愎自用和自以為是罷了。一些人抱怨得不到理解與尊重，自己的才幹沒有用武之地。這樣的情形，其實自古以來並不少見，蘇秦兄嫂的「前倨後恭」，走上絞刑架的蘇格拉底，還有愛因斯坦、哥白尼，哪個不是成功之前備受誤解甚至羞辱？最重要的是，你真的是最後佩六國相印的蘇秦和發現了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嗎？還是曾國藩的話說得好：要得到尊重，唯有把自己變得足夠強大。自己強大了，一切問題都不復存在。

或者退一步想，我們不是肩負神聖重任的布道者，自己的事情為什麼要讓所有人理解認可？所以，可憐的悲劇，

.....



▲自古至今，戈蘭高地一直為中東戰略必爭要地

魯先聖

並不是自己得到多少理解，而是渴望得到理解本身的想法和糾結。想通了這一層之後，萬事釋然，從容不迫，你就是一个舉重若輕的智者了。

很多藝術家都不大注意外表的修飾，甚至不修邊幅、浪跡江湖。所以，藝術圈裏有一些在思想或技藝方面無法達到一定高度的人，總是刻意模仿，以標新立異、不修邊幅來標榜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了。其實，一個傑出的藝術家，絕對不是靠標新立異成名，人們也不會因為你的不修邊幅就認為你是一個藝術家。

時光一刻也不停息，如果不願做落伍者，我們只有一個選擇：與時間同行！上一個機遇沒有趕上，也沒有必要悲觀，只要乘在時間的船上，就不會再坐失良機。俄羅斯有一句諺語說：一個男人一生必須完成三個任務，蓋一座房子，生一個孩子，種一棵樹。孩子傳承他的血脈，房子安頓他的家庭，樹把他的根永遠留在故鄉。這三個任務都不難完成，可是，想想身邊的朋友，還真的有很多人並沒有完成，起碼是沒有在故鄉種一棵樹，自己的靈魂四處漂泊，無所歸依。

時間是最公正的判官，在時間的天平上，一切的人和事，最終都將大白於天下。你虛度了年華，荒廢了光陰，時間最終會把你打入卑微者的行列。而敬畏每一寸光陰，每一天兢兢業業的人，時光則最終把他送上高貴的天堂。

父親的愛好



人生在世，除了工作，總要有點什麼愛好的。比如打牌、喝酒、下棋、釣魚、運動、旅遊，等等，差不多都會有一樣喜歡做的事。可是，我的父親活了九十歲，用母親的話說，他什麼愛好也沒有。

他打牌不會，下棋不愛，釣魚不學；酒倒是喝一點，每次也就一兩二兩，沒有酒癮，一輩子沒有喝醉過，也算不上是愛好。

可是，沒有「愛好」的父親，一輩子卻養成了讀書、看報的習慣。

父親也算是文化人，他是民國時期的中學生，那時的學生，古文詩詞都沒少背。他從工作崗位退下來之後，給自己訂了好幾份報紙、雜誌，每天都固定時間讀書看報。多年來，每到郵遞員送報時間，父親都會守候在樓下，等待當天報紙的到來。有時報紙來晚了，他一次次下樓打開報箱，那種對閱讀的渴望，溢於言表。我理解父親那一刻的心情。我年輕時，在宣傳科幹過，因工作需要

.....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



曾子是位大家，徹悟東西，望穿春秋，堪稱辯證法的鼻祖。曾子的高論比孔子直白，比老子實際，他不說鹽是鹹的，他說土是甜的。在《論語·泰伯》中記載：「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估計曾子在人鳥將死之時作過調研，下過功夫。

讀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知李斯一生有五嘆，最後一嘆即臨終之言也。其實李斯這輩子肯定不只這五嘆，但這五嘆就決定了他的一生。一嘆廁鼠倉鼠之別，二嘆富貴之極盛，三嘆身不由己，四嘆身陷囹圄，五嘆就是臨終之嘆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，「斯出獄，與其中子俱執，顧謂其子曰：「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」遂父子相哭，而吏三族。」此謂曾子言之「善言」也。曾子偉大，李斯留在世上真正有點波瀾的，除了那篇《諫逐客書》，就是這最後一嘆了，當然還有殘存在泰山上的秦刻，李斯手跡的殘碑，雖然只剩下九個字，但卻和這最後一嘆似乎永存。

誰能想到，五百年後的臨死善言竟然如此相似。陸機乃吳國陸遜之孫，陸遜就是那位火燒連營七百里，一戰置劉備於死地的吳國軍神。陸遜死吳國滅，陸機隱居，在華亭即今天的上海松江一帶讀書十年，華亭當時為濕地，鶴極多，每天群鶴飛翔，鶴唳聲聲，堪稱世外桃源。但陸機血管中有極強的政治因素，不甘心閒雲野鶴當神仙，自覺滿腹經綸，可與其祖父相比，北上洛陽，彷彿救世主降臨。但他捲入的是西晉八王之亂，結果「陸平原河橋敗，為盧志所讖，被誅。」且罪名疊疊禍及族人。押赴市曹，劊子手舉刀之際，陰陽兩界就在瞬間，真乃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陸機望着燦爛的陽光，嘆然而「善言」：「欲聞華亭鶴唳，可復得乎！」悲哉，方知五百年必有王者出，也必有「善言」生。

項羽乃霸王，中國歷史上唯一敢稱霸王的「皇帝」。霸王將死，其言也善？初以為霸王臨終之言乃其慷慨悲歌，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驂不逝。驂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歌數闕，美人和之。項王泣數行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。真感動人。當年號稱「楊霸王」的京劇名角兒楊小樓唱《霸王別姬》時唱得全場上下齊掉淚。但那不是霸王的臨終之言。千鈞一髮，危在旦夕。項王笑曰：「

，科裏訂了三十餘份報刊雜誌，我每天都盼着收發員早點送報。八九十歲的父親，對知識、資訊的渴求，居然像年輕人一樣。

父親讀報，不僅熱情，而且認真。每天來的報紙，他每篇文章必看。讀到一些歷史掌故、名人軼事、詩歌辭賦，他在認真讀後，還要剪下來，留着反覆看。他讓我給他釘做了幾個八開紙的剪貼本，這些年來，居然剪貼了七八本剪報。就在去世前幾天，他還把積累幾個月的剪報黏貼好。父親是沒有任何先兆，午飯後在家突發心梗去世的。

父親喜歡閱讀，也喜歡寫作。我們兒時，父親常常教我們背誦唐詩宋詞，給我們講謎語。他向我們背誦戰爭年代當解放軍時，行軍中苦中作樂編的順口溜：「大別山，真正好，走小路，光摔跤，走錯路了沒嚮導。喝塘水，睡稻草，清早起來精神好。」到了晚年，父親仍熱心寫作詩歌。二〇〇八年汶川發生地震，八十五歲的父親在當地報紙發表小詩：「汶川發生強地震，山搖地動災禍臨。房倒屋塌成廢墟，毀壞家園奪生命。全國人民齊動員，抗震救災獻愛心。萬眾一心

.....

與地鬥，眾志成城抗地震。」

九十歲高齡的父親，經常坐在書桌前閱讀，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。對此母親很不理解，她常對父親說：「你都這歲數了，還抱個書報，看幾個小時，有什麼用呢？」勸他少訂點報紙，多到外面走動，父親一次也沒有聽進去過，每天還是盼着郵遞員的到來，收到報紙就要迫不及待地一睹為快。他這樣的習慣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、最後一刻。

我忽然覺得，熱愛閱讀，不正是父親的愛好嗎？有這樣伴隨他一生，直至伴隨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的愛好，還需要別的什麼愛好嗎？父親能夠活到九十歲，或許和他這個孜孜不倦的閱讀愛好有着密切關係，這正是他的精神支柱。追求不停，才會生命不止。

今天，漸入老年的我，也和父親差不多，除了喜歡閱讀寫作，對別的什麼都不很熱心。有時投入到閱讀之中，真的會產生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快感，覺得擁有上帝賜我熱愛閱讀此一財富，夫復何求！古人云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甚是，甚是啊。

.....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

白頭翁

.....

的大和尚都在其言之中？韓信將死，其言也善。誰也跳不出曾子之言。韓信非同小可，曾有兩番遭言，將死兩次。韓信命運多舛。先跟隨項梁鬧革命，算是第一批造反的鬥士，「信杖劍從之」。又跟隨項羽，仍然得不到重用。後乾脆改換門庭，投奔漢，估計因不守本分，軍中犯法，法責當斬。他案中十三個同犯在他面前一一被斬，人頭落地，當斬到韓信時，人之將死，韓信衝着監斬官大呼「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何為斬壯士！」這位監斬官正是滕公夏侯嬰，看這小子引頸就刑之呼，「奇其言，壯其貌」，「與語，大悅之」，才使韓信沒被屍首兩處，將死之言救其不死。

大難不死，真有後福。韓信從鬼門關回來果然一直飆升，官至齊王，成為率百萬之衆，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的一代戰神。韓信點兵多益善，傳了二千多年，人死燈滅神話不泯。但韓信終於走到了他輝煌人生的盡頭。韓信是被冤殺、屈殺、謀殺的。臨死之前，韓信有句痛心之言，正應了曾子先生的高論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韓信留下一句「善言」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為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「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已成為穿越歷史的政治術語，蒯通高士，政治老到，目光銳利，韓信不聽蒯通之言方有未央宮之禍。其實，韓信的老朋友、楚之亡將鍾離昧在臨死之前的「善言」已講了豎子不足與謀的意思。

鍾離昧楚之大將，勇冠三軍，史記無敗績，和韓信一樣攻則克，戰必勝，且深得項王帶兵之法。霸王自刎為江後，逃到韓信處，因其「素與信善」，惺惺惜惺惺。鍾離昧存在就是劉邦的一塊心病，且藏匿在韓信處就更如芒在背。鍾離昧在韓信處也是韓信手中的一張王牌，法寶也，與劉邦和則君臣，翻則敵我，既是一盾牌，亦為一利劍。但韓信卻聽從他人言，決定斬殺鍾離昧，以鍾之人頭向劉邦釋其無異心、無異志。看鍾離昧臨死之言，其言也善，昧曰：「漢所以不擊取楚，以昧在公所；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隨王亡矣。」漢和韓信之間的關係鍾離昧看得如掌上觀紋，分析得切膚切齒。自刎之前，人頭落地之際，鍾離昧高呼：「公非長者！」這句話的譯文過去總是說韓信你非德行高尚之人，錯矣！當譯為：「韓信，你小子成不了氣候！」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

（一）

戈蘭高地 爭戰不息

陳小卡



二〇一六年大年初三清晨，迎着淒厲急勁冰風登上戈蘭高地本塔山頂，佇立滿布強固工事的戰略高地上，陰雲成團、灰白交錯、晴陰瞬轉莫測的天幕下，山腳那會歷無數戰爭的淚痕谷鬱鬱蔥蔥，與本塔山夾谷相峙的戈蘭高地最高峰黑門山山頭白雪皚皚，緊繫眼前壯偉宏麗群峰衆谷的悲愴歷史命運、中東昔今變局，浮現腦海。

戈蘭高地，面積一千八百平方公里，以色列現佔三分之二，最高處海拔二千八百一十四米，居約旦河谷東側，東到魯卡德河，南達亞爾木克河，北至赫爾蒙山東坡，居高臨下雄視四方，俯瞰以色列加利利谷地及加利利海，可直下國土狹窄而缺乏縱深的以色列的腹地，又是敘利亞西南邊陲大門，鷹瞰中東心臟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，高地上密布的公路網有公路直通僅六十公里路程的大馬士革，戈蘭高地就在中東心臟的心尖上，為中東戰略必爭要地。

高地西南臨約旦河上游的太巴列湖，水資源豐富，被稱中東「水塔」，年降水量約五百至八百毫米，以色列百分之四十水源都來自這裏。它的乳汁哺育了世界性宗教文明。在水奇缺、沙漠居多的中東，得失此地，事關盛衰興亡。戈蘭高地自數千年前有人居住以來，就一直被爭奪不止，分別為亞摩利人、阿蘭人、古猶太人、亞述人、亞歷山大大帝、羅馬帝國、塞陸西人、奧斯曼帝國、敘利亞、以色列輪番爭佔，以血換水。在這裏、在中東，水比血與淚昂貴。

近代以來，中東成為人類物質活動主要動力源石油的主要產地，對中東戰略要地戈蘭高地的爭奪更加激烈。近代至今緣起中東而影響世界的劇爭戰亂，多牽涉戈蘭高地。

